

经典回放

上帝为了锤炼生命，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

天下大势

周梅森 著



经典回放

天下大势

周梅森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大势/周梅森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208 - 09861 - 9

I. ①天…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5636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封面装帧 陈楠

天下大势

周梅森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25 插页 4 字数 194,000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861 - 9/I · 874

定价 32.00 元

编者的话

对作家的崇拜常常是通过他的作品完成的。优秀的作品是生命表达最合适的载体,不仅能够承受作家自身的生命之重,还能升华读者内心的悲欢离合。

凡是读过周梅森作品的人,常常会被他作品中焕发的精神力量和艺术魅力所打动,他的博大和深刻不仅仅是因为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更是因为他的多思、深刻、坚强和乐观。

周梅森的作品在社会哲学的范畴有着地标式的意义,喜欢他作品的人都能从周梅森的作品里读到足以解决任何困惑的力量。

本书是周梅森早期创作的作品,透着一种难得的真情实感。从这部描述革命历程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复杂的灵魂是如何在那个波涛汹涌的时代跌宕起伏的。

“经典回放”重拾了那些历经岁月的提炼仍旧焕发着耀眼光辉的文字,相信这些文字能像经典老歌一样驻进人们的心里,散发着永久的芬芳!

2011年4月19日

目录

第一章	革命前夜	1
第二章	“三炮将军”	37
第三章	鲜血的洗礼	64
第四章	讨逆	92
第五章	罌粟花盛开的和平	127
第六章	帝制与“屁选”	163
第七章	省城兵变	184
第八章	咆哮总统	219

第一章 革命前夜

—

宣统三年深秋的一个傍晚，边义夫被母亲李太夫人威逼着，跪在送子娘娘的神像前等着迎候儿子的降生。

天是晴好的，夕阳鲜亮的光从九格窗外射进来，映得神案上橙红一片，让边义夫倦怠难忍。跪在软且暖的蒲团上，守着生动的阳光而做着祈祷求子的无聊工作，一个革命者是无法不倦怠的。为对付阵阵困意的浸淫，边义夫强打精神，努力思索革命，先想那革命何以顺天应人而成为当今世界之唯一公理，又想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须得多往官府衙门扔些炸弹才好。如此这般一想，便记起了自己和家人王三顺秘密试造的炸弹，觉得送子娘娘神像前的供果一个个都像炸弹，装上捻子就能爆炸。思路豁然开朗，认定以线香作引信，有定时引爆炸弹的可能，便生出了逃匿的幻想，身子扭来扭去地动个不停，借以试探母亲李太夫人的反应。

李太夫人反应及时而明确，偏转脸孔，阴郁的眼风闪了一下，外带一声警告性干咳，便轻易扑灭了边义夫心中腾腾燃烧的革命之火，让他跪安稳了。宣统三年，革命和谋反还无甚区别，革命志士边义夫先生在母亲眼里只是个伺机谋反的小蠹贼而已，身为蠹贼的边义夫只能于无聊的祈祷中消解革命意志。

嗣后，关乎革命的断想随着香烛缭绕的青烟渐渐飘散开去。边义夫打起了盹，做了一个短促的小梦。于梦中见得一身系红斗篷的女子骑一匹红鬃马携一路风尘闯入了桃花集，径自奔他家来了。女子的面孔没看清，能记住的是那团梦里闪过的红光。边义夫便惶惑：红衣女子奔他家而来是何意味？该不会喻示其命中无子吧？由此推断自己的糟糠太太边郁氏仍是生不出儿子的，心理上便取得了不再跪下去的理由。反心由是而起，再不顾母亲的严厉管制，稍一踌躇，即揩去打盹时嘴角流下的黏稠口水，说了声“我饿”，勇敢起身，走到了二进院里。

李太夫人未及阻止，在他身后骂了声“孽障”，边义夫只当没听见。

天已黑了下来，暮色深重，透着寒意和悲凉。院里静静的，头上的天空也是静静的，正是谋反的好时候！边义夫及时地想到了用线香去试造定时的炸弹，激动不已地移步要往后院的地窖去。不料，恰在这时，一阵“的的”马蹄声隐隐响起，愈响愈烈，渐渐响至门前：情况不对，谋反似已暴露！革命志士抑或是反贼边义夫一时间十分紧张，站在通往后院的腰门前，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眼前涌出诸多官厅捕快的身影，伴着那拿人铁链的哗哗响声，身上现出了些许冷汗。

去地窖造炸弹显然不合时宜了，边义夫忙又溜到李太夫人身边跪下了。

刚跪稳了，惊魂未定，家人兼谋反同党王三顺已来禀报，说有客要见。边义夫心仍扑扑乱跳，浑身绵软，惊惧未去，便不想见。盘着长辫子的脑袋往一旁扭了扭，吩咐说，“别管是谁，都说我不在，你去

吧。”王三顺却不去，避开李太夫人的眼风，俯到他面前细声耳语道：“是桃花山里的霞姑奶奶来了！”边义夫眼睛一亮，忙不迭爬起来往门外跑，边跑边想，方才梦中的红衣女子指的怕是霞姑哩！这些日子满脑子革命，又一直挂记着霞姑和革命党的起事，许是思量得多了，才一闭眼就做出这种怪梦来。

果然就是霞姑。走到头进院子月亮门前，便听得霞姑在院里笑，笑声脆而响。伴着笑声的还有话，是和女儿大小姐边济香说的。一脚踏进月亮门里，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片火爆的红，再细看，正见着霞姑解了身上的红缎斗篷往马背上搭。马真就是红鬃马，毛色极好，像披了一身亮闪闪的红缎子，不知霞姑又从哪强夺来的。边义夫擦着青缎长袍，疾疾地走过去，欢喜地指着霞姑叫，“好你个女强盗，我下晚刚梦着你，你就来了！”大小姐学着李太夫人的腔调说，“是哩，来勾你魂哩。”边义夫在大小姐头上怪嗔地扳了一下，斥道，“你懂啥叫勾魂？！大人的事，小孩家不许插嘴！”旋又交待王三顺，“三顺，你快把大小姐带走，我和霞姑奶奶有许多革命上的大事要商谈。”王三顺把大小姐一带走，霞姑就倚着马笑了，“边哥，你下晚真梦着我了？这大白天的？”边义夫点头，“可不是么！还梦着你的马呢。就是红鬃马。”霞姑又笑，“那马是在床上还是在地上？”边义夫搔了搔光亮的脑门，“这记不得了。一会儿像似在床上，一会儿又像似在地上。”霞姑收敛了笑容，声音低了下来，“哎，边哥，你……你是不是知道了？”边义夫看着霞姑俊俏的脸膛，有些发懵，“知道啥？”霞姑红涨着脸，压抑着激越的革命情怀，叫道，“边哥，你真不知道呀？武昌……武昌革命成功了，武昌光复了！”

边义夫怕李太夫人听到，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一把拖住霞姑的手，“我们到屋里细细说吧！”到了屋里，掩上门，才急急问，“霞妹，武昌是啥时举事的？现在情势又是如何了？”霞姑用马鞭敲着桌沿，“据省城党人说，武昌新军是十月九日晚上举的事，总督衙门次日就被攻占了，汉口、汉阳也相继光复。如今，武昌已通电全国成立了中华民

国湖北军政府，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大都督。”边义夫连连击掌，“好，好！如此说来，改朝换代就在今日了！”霞姑继续说，“省上的党人都动起来了。各路民军要向省城汇集，省城新军协统刘建时也被党人领袖黄胡子说服，拟于起事之后打出大汉军政府的旗号，呼应武昌。”边义夫说，“对，倘或举国呼应，革命大势就造出了！”言罢便问，“霞妹，咱们这边咋办？是不是也马上起事，大干一场？”霞姑眉梢一扬，“自然也要大干一场的！省上党人黄胡子要我会同铜山李双印、白天河，择机在新洪起事。黄胡子说，新洪为本省重镇，起事意义十分重大哩！”边义夫益发快乐，“日子定在哪天？”霞姑说，“那不能告诉你。”边义夫说，“我揣摸也就这几天了吧？”霞姑不接话茬，只道，“新洪起事怕不易呢！新洪巡防营的钱管带和绿营的江标统都很反动，没准得和他们打一场，攻打新洪城八成也要用上几颗大炸弹的。”边义夫忙表功，“你一提炸弹我想起来了，我正要造一种能定时的炸弹，用线香做引信……”霞姑气道，“还提你的炸弹呢！造到如今没成一个，定时炸弹我就更不指望了！快收拾一下跟我走吧！我这回路过桃花集，就是想接你去明火执仗地扔一回炸弹！”边义夫没想到霞姑会邀他参加武装革命，觉得太突然了，“霞妹，你莫不是开玩笑吧？”霞姑说，“谁有心思和你开玩笑？姑奶奶我是看得起你，才接你去参加革命的！”

边义夫见霞姑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不敢不认真了，可一认真，马上觉得自己去不了。倒不是不想去，而是没法去。太太边郁氏正生产，母亲李太夫人盯得更紧，想像往常一般孟浪怕是不行了，于是，惭愧地看了霞姑一眼，垂头丧气讷讷着，“只怕不行呢！郁氏这几天要生，我娘……我娘只叫我跪送子娘娘，连……连大门都不许我出哩……”霞姑鄙夷地看了边义夫一眼，“又是你娘，又是！被你娘拴到裙带上了么？你自己没主张么？腿不是长在你身上么？”边义夫愧得更狠，又是叹气，又是搓手，“霞妹，你说……你说我能不想去革命么？不说有你这撩人的女强盗，就是没有你，我也想去，我这人最喜热闹，

革命这种热热闹闹的事，我能不想去么？可家里这个样子……”霞姑不耐烦了，“好，好，你甭说了，你不能去就算了。”边义夫却又道，“我没说我就不去，我可是读过《革命军》的，还给你们山里的弟兄读过！我是想等郁氏平安生了便去，到那时，我到何处找寻你们？”霞姑颇为乐观，“到那时或许革命已经成功了，你边少爷就到新洪城里找姑奶奶我喝酒吧！”边义夫应道，“也好，也好，这命我肯定要去革的。”

霞姑又说了些别的，说完，顾不得和边义夫亲热便要走。边义夫却从身后把霞姑抱住了，手在霞姑隆起的胸脯上乱摸乱捏。霞姑用马鞭柄在边义夫的手上狠狠敲了一下。边义夫惊叫一声，抽回了手。霞姑只当什么也没发生，径自出门去牵院里的红鬃马。边义夫一直追到院中，要霞姑多坐一会儿，再说话。霞姑回过头，把一口碎玉般的牙齿亮了亮，冲着边义夫嫣然一笑，“说嘛说？你下面的话只怕要用鸡巴说了吧？告诉你：我现在要忙光复的大事，没那份闲心思！”

边义夫这才收了心，臊红着脸，一言不发把霞姑和她的马送到了大门外。到大门外才看到，黑暗中猫着几个带枪的弟兄。有个弟兄的脸孔像是很熟的，也闹不清是在桃花山，还是在别的啥地方见过的，便冲那弟兄点了点头。那弟兄也冲他点了点头，还说了句，“边爷，得空到山里玩。”这时，霞姑已走到了上马石前，正要上马，边义夫过去扶了一把。霞姑扭过头，挥了挥马鞭，“边哥你回吧，让你娘看见，又得骂了。”边义夫怯怯地笑，“不怕的，反正我是被她骂惯了。”

霞姑上马走了。边义夫眼见着霞姑和她的红鬃马并那一干弟兄在渐渐远去的蹄声中消失得无踪无影，才听到了身后院里隐隐传来的自己新生儿子的响亮啼声。转过身跨进大院门时，又见得母亲李太夫人在门口立着，心中不免一惊。

二

李太夫人塑像般地站在大门内的花圃旁，两只深陷在凹眼窝的黄眼珠射出两柱寒光，逼得蠢贼边义夫不敢正视。边义夫便仰脸去

看天,想做出一副君子坦荡荡的样子从李太夫人身边溜过去。李太夫人知道自家的蠢贼儿子本不是什么君子,眼角一扫就窥透了该贼心底的怯懦和惭愧,便在该贼走到近前时,把身子一移,堵住了贼的去路,“恭喜你呀,是男孩。”边义夫冲着母亲笑了,“怪不得哭得这么响哩。”李太夫人说,“不容易啊,你们老边家三代单传不绝后,算交上狗屎运了。”边义夫敷衍道,“这么一来,娘的心也安了,好,好!”李太夫人及时指出,“好啥呀?我只怕这孙子不知哪天就变作刀下鬼!”边义夫一怔,“娘,你这……这是啥话呀?”李太夫人说,“我说的是大实话,谋反是要满门抄斩的!”

边义夫逃避不了,只得展开严峻的斗争,瞅着母亲道,“娘,你听到霞姑说的话了,是不是?你别担心,如今不是往日,满人的气数已尽,武昌举事已经成功了!”李太夫人看着星斗满天的夜空,貌似平淡地说,“满人的气数尽没尽娘不知道,可娘终是多活了这许多年头,长毛谋反是知道的。长毛也成功过,还定都金陵,封了那么多王!可那个天朝今儿在哪里呀?啊?那么多王侯将相在哪里呀?啊?一个曾相国就打得他们屁滚尿流!对付像你这样的小蠢贼,就用不着麻烦人家曾相国喽,城里巡防营来个管带就把你灭了!”言罢,还居心叵测地征询蠢贼本人的意见,“义夫呀,你说是不是呀?”边义夫邪劲上来了,头一昂,滔滔不绝说了起来,“不是!娘,我告诉你,今日是革命,深得民心,举国响应哩!满人朝廷奴役我大汉民族已二百余年了,是可忍而孰不可忍!尤为不可忍者,这鸟朝廷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欺压百姓,其腐败之烈已不堪言也!娘,咱远的不说,就说庚子年吧,列强诸国联军打到京城,连圆明园都烧了,还让咱割地赔银。我国积弱已久,哪有这许多银子?百姓穷得吃观音土,咱新洪哪年不吃死一批?!以我愚见,今日之中华已是干柴烈火,唯革命而无他途,非革命无以救国救民!”

李太夫人哑起了嘴,仰望夜空,感慨不已,“老天爷呀,你可真开眼,让他们老边家出了这么一个要救国救民的革命蠢贼!”感慨完毕,

阴着的脸又转向边义夫，“义夫，你既是如此忧国忧民，何不去做一回曾相国？咋总是和桃花山男女强盗搞在一起呢？”边义夫嚷，“啥曾相国？曾剃头！谁革命我就跟谁走！”李太夫人便虚心讨教，“那是不是你们这伙蠢贼强盗的革命成了功，咱老百姓就不吃观音土了？”边义夫想都没想，“那是当然的，这还用问么？！”李太夫人貌似来了兴趣，“托你们的福，那时百姓或许能吃上肉了吧？”边义夫深知其母的诡秘战法，怕被母亲抓住不是，有损革命声誉，便阐述说，“中国人口较多，有四万万哩，一时让四万万人吃上肉会有实际困难，但是至少能让他们都喝上一碗两碗肉汤的。”李太夫人脸一拉，“那是人肉汤！你们就让老百姓吃人肉，喝人肉汤吧！这种好事我不但听说过，也在灾年里亲眼见到过，叫人相食！”

向这样反动的母亲宣讲革命简直是白费口舌，边义夫不愿再谈下去了，仰脸去看天，细数布满苍穹的点点繁星：一颗、两颗、三颗、五颗……李太夫人却坚持要谈，力图将蠢贼儿子变成大清的良民，口气中少了些讥讽，多了些关切，“我知道那女强盗来找你准没好事，果不其然，是伙你谋反！你往日和她在一起胡闹倒也罢了，我睁眼闭眼，只当没看见，万没想到，你们今日竟真要去谋反了！这真是一代强似一代呢！你那短命的爹也只是胡嫖滥赌罢了，你比你爹更高强了！你倒说说，你们老边家可还有谁像个人？二十四年前，你那不争气的爹……”

边义夫看出了李太夫人的不良意图：老人家又要对边氏家族进行系统指控了，心里有些烦，放弃了数星星的工作，颇为不耐地打断了母亲的话，“好了，好了，娘，你甭说了，这些陈谷烂芝麻的旧事我都听一百遍了！”李太夫人厉声道，“就算你听了一百遍，我还得说一百零一遍！”边义夫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赔上满脸的笑，“娘，我也不是不让你说，你回头再说行不？总得先让我进屋看看我儿子吧？”李太夫人这才暂时罢了休，和边义夫一起去了边郁氏的房里。

母子都挺好，后来被命名为边济国的儿子，正在边郁氏怀里安然

躺着，像一团凭空落下来的肉，让边义夫感到既陌生又羞愧。边义夫壮着胆子，在儿子毛茸茸的小脸上摸了摸，皱着眉头对边郁氏说了句，“这孩子咋这么难看呀？”边郁氏不敢作声，李太夫人在一旁接上了茬，“义夫，你刚落生时还不如他……”

李太夫人指控的意志是坚决的，守着刚刚落生的这位边氏第三代男人，即泪眼婆娑，开始了对边氏前两代男人斑斑劣迹的追溯。这追溯总是从二十四年前的那个风雪夜开始。那个风雪夜已刻在李太夫人的脑海里，再也抹不去了。经年不息的回忆，不断丰富着那个风雪夜的内容，使得李太夫人对那个风雪夜的述说每一回都不尽相同，可基本事实却是一样的，那就是：边义夫的父亲边兴礼和新洪巡防营的刘管带争风吃醋，为一个唤作“小红桃”的女人，在城里“闺香阁”打起来了。边兴礼被刘管带打断了双腿，活活冻死在雪地里。李太夫人得信后，连夜赶往新洪城里，把边兴礼的尸体背到知府衙门，抱着还在吃奶的边义夫，历时三载，告准了刘管带一个斩立决。这事当时很轰动，城里的戏班子还编出了《青天在上》的戏文唱了好几年。边义夫小时候看过那出戏。记得最清的是，戏台上扮母亲的女戏子一点也不像母亲，比母亲要好看得多。还记得那阵子有不少人给母亲做媒，要母亲再嫁，母亲都回绝了，带着他守寡至今，独自撑起了边家门户。因此，母亲也就取得了指控边家爷们的权力。革命前夜的那个晚上，李太夫人追溯的历程照例从二十四年前的风雪夜开始，骂过边义夫的老子，又骂边义夫。最后，李太夫人抹着红且湿的眼睛做总结：边家正是因为有了她，才没在边兴礼和边义夫手中败光，才有了如今平和温饱的好日子，他们老边家甚至还交上了狗屎运，竟然没有绝后，“……你说是不是呀，义夫？”李太夫人用设问结束了指控。

边义夫带着两代男人的羞惭，连连点头，“是的，是的，娘！你的功德不但是我，就是咱整个桃花集的老少爷们都知道哩！”李太夫人有了些满足，才又叹着气说，“义夫呀，这许多年过去，我也想开了，再不指望你进学考取功名，——咱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根本不是那块

料！可我也不甘心，我已想好了，来年就给你捐纳个功名，也算对得起你们老边家了！”边义夫觉得母亲实在荒唐：他都替革命党造上炸弹了，她老人家竟还要去给他在满人的朝廷捐纳功名！嘴上却不敢说，怕一说又引出母亲涕泪交加的教训。李太夫人便上了当，以为获得了教育上的成功，遂指着边郁氏和边郁氏怀里的边济国说，“义夫，你今日没和那女强盗走还是好的，日后也得听娘的话，好好守着你的老婆、儿子过日子，别去做那革命蠢贼，附逆作死。”边义夫违心地低着头，心里却有些悔，觉得方才还是跟霞姑走的好，早知儿子今晚能平安落生，他真就跟霞姑去武装革命了。而若走了，现刻儿也就不用装着样子逢迎母亲了。母亲无论怎样勤劳能干，终是妇道人家，不懂天下大势，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大清真就靠不住了嘛！

十七年后，边义夫才把心里想的这番话公开说了出来，是向笔直地立在大太阳下输诚三民主义的四个师两个独立团十万官兵说的。边义夫说：“……举凡伟人，皆有不同常人之远大目光。举一个例：兄弟当年投身辛亥革命时，就具有了这等远大的目光，兄弟知道武昌城头的炮响，意味着一场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民族革命。而家母看不到这一点，她老人家只看到眼前的那片小天地，以为大清王朝打下了不可动摇的万年桩。武昌都成立军政府了，黎胡子都做了军政府大都督了，家母还要为兄弟向大清的朝廷捐纳功名！这就大错特错了嘛！若是兄弟当时真依了家母，哪还有今天？哪还有兄弟的这支革命武装？而今天，天下大势又变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就要结束了，我们不接受蒋总司令三民主义的旗帜，未来之中国将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凡有头脑的大人物，无不看出了这一点……”

可惜的是，在宣统三年秋天的那个夜晚，边义夫还未成为大人物，更没有一支革命武装。他在母亲李太夫人眼里是个不可造就的浪荡子；在大了他六岁的太太边郁氏面前是个只知偷鸡摸狗的坏男

人；甚至在两个女儿面前也没有做爹的尊严：大女儿边济香竟然敢喊他“蠢贼”，这就让边义夫丧失了对自身伟大的自信。

李太夫人走后，有一阵子，边义夫也怀疑起了自己投身的革命事业，眼前老是出现挨杀头的场面，还见着常卖大烟与他的钱管带狞笑的脸。便想到，就算武昌革命已成了功，新洪地区革命的前途仍是十分渺茫的，闹不好，这好端端的革命就会变作一场鲜血淋漓的谋反。果真如此的话，他就得及早从这场革命抑或是谋反中抽身，而且也没必要再去投奔霞姑和她操持的起事了。

想来想去，终是拿不准未来新洪时局的发生与发展，便痛苦起来。于是，边义夫先躺在边郁氏母子床对面的躺椅上吸大烟，后又背着手来回踱步，弄得满脑门的官司。直到房门轻轻叩响，家人兼谋反的同党王三顺的大脑袋探了进来，边义夫精神方为之振作，这才想起要和王三顺一起好好合计合计将来的革命。

三

王三顺和边义夫是革命同志。二人虽说一个是主子，一个是下人，但却从小在一起长大，气味相投。特别是大前年同人一只柴筐被铜山里的强盗绑了一回票后，其关系益发变得割头不换了。王三顺这厮只长骨头不长肉，便显得头出奇的大，头因其大，坏水也就格外的多。边义夫被王三顺的大头勾引着出了边郁氏的房门，正要把自己思考革命生出的痛苦和踌躇说与王三顺去听，王三顺却先一步开了口，伸着一颗大头很神秘地问边义夫，“边爷，霞姑奶奶像似走了吧？”边义夫心不在焉地嗯了声。王三顺乐了，长臂往边义夫瘦削的肩头上一搭，“那就好！那咱就有好事了！”边义夫拨开王三顺的长臂，“有啥好事？这年头！”王三顺附到边义夫耳旁说，“嘿，真有好事呢！集北的尼姑庵新来了两个小尼姑，最多十五六岁，嫩着哩，一掐就滴水！咱们今夜去爬墙头吧！”边义夫忙摆手，“算了算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烦！”王三顺说，“烦啥？炸弹都造十几个了，边爷你只

等着大乱一起，改朝换代就是。到时候爷你那是高官尽做，骏马尽骑了！”

边义夫没想到王三顺先生对革命行情如此看好，眉头开始舒展，随口表扬了一句，“三顺，你倒是个乐观主义者嘛！”王三顺道，“我一直都很乐观！哎，对了，边爷，你发了可别忘了我呀，我可是帮您谋反造过炸弹的！”边义夫马上想到母亲关于谋反作乱的话，脸色骤然转暗，“啥大乱一起改朝换代？啥谋反？谁谋反？这是革命！民族革命！你懂不懂？我叫你看的那本《革命军》，你倒是看了没有？”王三顺垂下大脑袋，怪羞惭地道，“我一看书就犯困，再说，我才认几个字？伴读时你光让我捉蚰蚰。那书我看不懂。”边义夫说，“那可以问我们，我们是同志么！你问了么？把书拿来，我给你说！”王三顺更不好意思了，“还说啥？书早让我撕着擦腚了。”边义夫气得手直抖，近乎痛心疾首，“你……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王三顺说，“那你别雕我了，咱还是到尼姑庵爬墙戏小尼吧！”边义夫恼道，“不去不去，决不能去！霞姑奶奶来运动革命你是知道的，小少爷今儿出生你也知道的，还有就是咱新洪城里立马要举事了，要扯旗革命了，你狗东西竟还伙着老子去爬墙头，戏小尼，这不是不识时务么！”王三顺抬腿要走，“那好那好，边爷，你忙着，那我自己去吧。”边义夫认真火了，“你也不许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几个正是用着你的时候，走，跟我到地窖商量革命大计去！”

王三顺虽说心里不太情愿，可终是边义夫的下人兼革命同志，并且，终是一贯信仰着边义夫的，便随边义夫去了他们革命的秘密据点——地窖。

在地窖里，守着一盏鬼火般的油灯，边义夫似乎无意地说出了母亲李太夫人对革命的悲观看法，和自己对时局的踌躇。王三顺听罢便说，“边爷，老太太的话不能听哩！她又没看过《革命军》，哪懂这许多革命道理？懂革命道理的只有边爷你了。不是我捧你，别人不知道，我是知道你的。你决非等闲之辈！你现如今窝在这里受老太

太的气，就是因为缺个天下大乱的好时候，一旦这好时候来了，边爷你就直上青云了！那话是咋说的？就是你和我说的？哦，对了，‘好风凭力，送尔上青云’嘛。”边义夫有了些许快乐，“我倒不指望青云直上，只想为咱大汉民族讨回公道，让咱天下民众都幸福，不再吃观音土，就算一时半会儿还吃不上大肉，也能喝上一两碗肉汤。”王三顺热烈地应和，“边爷，你心真善！真有雄心壮志！你们大人老爷都吃肉，也真得让老百姓喝上几口汤！其实呢，你怕也是想好了的，啥老太太，啥满门抄斩，你才不管呢！就是刀压脖子，你仍是要去革命的。革命这种事就是专为你们这种人准备的呀，你要是吃着观音土，一天到晚拉不出屎，就未必有闲心革命了，是吧？”边义夫点了点头，“倒也是。”沉吟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所以，我们要代表他们去革命。”王三顺得意了，搂着边义夫的肩头，更热烈地说，“边爷，这就叫高尚啊，咱中国有那么多像你这样的高尚的大人老爷，我才觉得咱中国大有希望……”边义夫心里感动着，在筹划革命的最困难的时候，家里主仆二十多口中，也只有王三顺先生看出了他的高尚，看出他是不同寻常的大人物，积极鼓励他去革命。心头的血水一热，边义夫真就高尚起来，“那咱就狠狠心把革命干到底吧，到得新洪举事那日，就一起去参加！”王三顺点动大头，“那是自然的了，边爷您去哪，我自然跟您去哪！”

然而，王三顺那日的心思却不在革命上，见谈得投机，又建议边义夫去尼姑庵爬回墙，说是机会难得。边义夫先还庄严着，坚持说，作为革命者在这革命前夜断不可如此荒唐。王三顺又好言相劝，道是革命的大人老爷也是人嘛，鸡巴也吃荤腥嘛，又说那两个小尼姑是多么多么的白嫩。边义夫被说动了心，可却绝口不提小尼姑“嫩与老”的问题，皱着眉头想了想，问，“这个新来的小尼姑会不会是官厅的小探子呀？”王三顺只一怔，便道，“边爷，你真有警惕性！你的估摸有道理，这小尼姑许是官厅的探子！边爷你想呀，这俩小秃B为啥早不来晚不来，偏在城中要起乱，咱们谋反的时候来？怕有文章呢！”边